

文章辨體卷之十六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詔

漢高祖入關告諭

真氏曰告諭之語纔百餘言而暴秦之弊為之一洗所謂若時雨降民大悅者也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東耳。為義帝發喪告諸侯。

真氏曰按此率諸侯王擊楚而曰願從諸侯王所擊者項羽而曰楚之殺義帝者猶有左氏辭命遺

意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編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赦天下令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已下尊太公曰太上皇詔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獄讞詔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
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
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
決謹具爲奏傳附所當比律令以聞

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
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
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
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
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
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
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
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文帝議犯法相坐詔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又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慙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熟計之

議振貸及養老詔

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沾錯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者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

日食詔

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迺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同謫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旬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愍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除誹謗法詔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誅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

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勸農詔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之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郡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勸農詔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

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遺詣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麻衣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四。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黜。劓。二刑。左。右。指。合。一。凡。三。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毋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餘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

增祀無祈詔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又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議佐百姓詔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各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舉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

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甚爲酒醪以靡穀者多
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
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景帝立孝文廟樂舞詔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
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
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
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群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
也罪人不帑不誅亡罪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
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
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夫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
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
著于竹帛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

千石禮官具禮儀表

頒繫老幼等詔

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今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諸儒當鞠繫者頒同繫之

讞獄詔

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令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源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疆毋奪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

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薄民縣丞長吏也姦
法與盜盜顏師古曰與盜盜者言共盜爲盜也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
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禁采黃金珠玉詔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
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
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爲
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武帝復高年子孫詔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
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
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
已有受南治米爲粥也法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即妻妾遂其徯養之事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
褒德祿賢勸善刑恭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
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顏氏曰加惠者老若賓旅也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
文學稽叅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
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
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雍於上聞也二千
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烝庶崇鄉黨
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
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令禮官勸學詔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壞樂崩
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方聞方道也聞傳聞也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

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第
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

察茂材異等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至千里士或有
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音捧有逸氣不循軌轍也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
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昭帝令民毋出田租等詔

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舉賢良文學詔

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
傳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
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賜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

宣帝議孝武廟樂詔

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氏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欵塞來享建大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島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

有喪者勿繇事詔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姓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毋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

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請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

親奉祀詔

蓋聞天子尊祀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爲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益小吏祿詔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元帝議律令詔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罷擊珠厓詔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耻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計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脩况乎辟不嫺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內屬便處之不欲勿疆

議罷郡國廟詔

蓋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

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人遵而不定令䟽遠
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
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

成帝減死刑詔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
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苛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
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仁辜
豈不哀哉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
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
其審核之務准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諭東平王傳相詔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
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

春秋氣力武勇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光武封卓茂詔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余以茂爲大傅封褒德侯

議省刑罰詔

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罰

命郡國給廩高年等詔

往歲水旱蝗蟲爲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廩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省減吏員詔

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三十稅一詔

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備素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戒厚葬詔

世以厚葬爲德薄終爲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卑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合知忠臣孝子慈凡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令大官勿受異味詔

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

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明物下以
遠方口食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地震詔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令震
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
陽勿輸今年田租芻粟遣謁者案行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
死罪一等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吏人死亡或在壞垣
毀屋之下而家貧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備爲尋求之

作壽陵詔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
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壽陵獨完
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直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
流水而已

明帝行養老禮詔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今日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尤事五更。安車輿輪。供綬執綬。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祖宮。割執爵而酌。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備。萬舞於廷。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其。永念慚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有司順時勸農詔

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蟻。以及螽蟘。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申明車服制度詔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
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檐石之儲而財力盡於
墳土伏獵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靡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
之費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及耳
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章帝三公科非法詔

比年陰陽不調飢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
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
終尤爲僭奢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
公並宜明糾非法官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
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爲之禁
先京師而後諸夏

講議五經同異詔

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

選高才生受學詔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蠲除禁錮詔

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第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賜胎養穀等詔

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今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爲令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草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與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撥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愾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聞勅

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
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
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
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却貢獻詔

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太官勿
復受獻

安帝崇節儉詔

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而小人無慮不圖久
長嫌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若
斯何以示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
既立讙爲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

魏明帝日蝕不許禳祠詔

蓋聞人主政有不德則天懼之以災異所以譴告使得自修也故日月薄蝕明治道有不當者朕即位以來既不能光明先帝聖德而施化有不合於皇神故上天有以寤之宜勅政自脩有以報於神明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未有父欲責其子而可獻盛饌以求免也今奏欲遣上公與太史令禳祠之於義未聞也群公卿士大夫其各勉脩厥職有可以補朕不逮者各封上之

唐高祖錄用隋氏子孫詔

朕觀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夷絕曆數有歸實惟天命與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主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太宗建三師詔

朕比尋討經史明王聖帝曷嘗無師傅哉前所進今遂不覩夫三師之位黃帝學太顛顓頊學錄圖堯學尹壽舜學務成昭禹

學西王。國湯學成子伯文。王學于期。武王學號叔前代聖王。未
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譽不傳乎載籍。况朕接百王之
末。智不同聖人。其無師傅。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夫不學則不明古道。而能致太平者。未之有也。
可即著置三師之位。

錄用名臣子孫詔

朕聽朝之暇。觀前史。每覽前賢佐時。忠臣殉國。何嘗不想見其
人。廢書欽歎。至於近代以來。年歲非遠。然其胤緒。或當見存。縱
未能顯加旌表。無容棄之。遐裔其隋二代名臣及忠節子孫。有
貞觀以來。犯罪配流者。宜令所司具錄奏聞。

死刑五覆奏詔

在京諸司比來奏決死囚。雖云五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審思。五
奏何益。縱有追悔。又無所及。自今在京諸司奏決死囚。宜三日

中五覆奏唯犯惡逆者一覆奏而止

謹死刑詔

比來有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寃自今門下省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奏聞

諸儒配享詔

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享

舉縣令詔

朕聞爲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著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其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玄宗追封孔子文宣王詔

朕聞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揮此道啓迪含靈則生民以來
未有若孔子者也故能立天地之大本成天地之大經美政化
移風俗君君臣臣父子于民到于今受其賜不其偉歟於戲
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栖遑旅人固可知矣
年祀寔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
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南面坐被王者之服釋奠
用官縣贈弟子爲公侯伯主者施行

代宗却獻祥瑞詔

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
奇獸恠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

武宗毀佛寺復僧尼爲民詔

朕聞三代以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象教寔興勞人加於土木

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壞○法○害○人○無○踰○此○道○且○一○夫○不○作○有
受○其○飢○寒○者○今○天○下○僧○尼○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率
雲○構○藻○飾○僭○擬○官○居○晉○宋○齊○梁○凋○瘵○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我
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用○以○經○邦○豈○區
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貞○觀○開○元○亦○嘗○釐○革○刻○除○不○盡○流○衍
轉○滋○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盡○臣
協○予○至○意○條○律○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
濟○人○利○衆○予○何○讓○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
二○十○六○萬○五○百○人○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高○腴○上○田○數○千○萬
頃○於○載○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將○使○六○合○黔
黎○同○歸○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庭○宜○體○至○意

宋太祖減吏員均俸詔

吏員猥多難以求其治奉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

費未若省官而益奉西川管內州縣官宜以口數爲率差減其員舊奉月增給五千天下州縣官宜依西川例省減員數

置賢良方正詔

先所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等三科而自曩及今未有應者得非抱個儻者耻肩於常調懷讜直者難效於有司必欲興自朕躬乎繼今不限內外職官前資見任布衣黃衣許詣閣門投牒自薦朕當親試焉

太宗勸農舉賢詔

朕祇膺顯命獲嗣慶基懼德不明乘奔是戒其於夙夜罔敢荒寧常念食於民天賢爲國寶當勸農而重本務設爵以延才至於草木效祥羽毛呈瑞顧惟涼薄所不敢當應諸路州府自今以後不得以珍禽奇獸及諸祥瑞來貢獻

仁宗復給職田詔

職田所以惠庶吏而貪者並緣於私侵漁細民滋益爲害此詔有司罷職田如聞勤事吏祿薄不足以自贍朕甚憫焉其復給職田即多占佃夫若無田而令出租者以枉法論

命天下州縣立學詔

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豪雋竒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敦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得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爲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人以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予大夫之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道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進德脩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

神宗始策試舉人罷詩論賦三題詔

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興能抑繇貢舉而四方執經藝者專于誦數趨鄉舉者徂于文辭與古所謂三物賓興九年大成亦已盤矣今下郡國招揀雋賢其教育之方課試之格令兩制兩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館雜議以聞

理宗改元詔

春秋謂一爲元謹始也朕以眇身託於萬民之上深懼不德戰戰兢兢自反而思惟日不足中外臣僚宜直言時政毋有所諱布告天下咸與惟新

贈朱熹太師信國公詔

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治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

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邵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朱熹徽國公並從祀孔子廟庭詔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知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註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各加封爵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

元武宗追封孔子詔

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整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文章辨體卷之十六

文章辨體卷之十七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冊

漢武帝封齊王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于闕爲齊王
嗚呼小子闕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
世爲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
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恣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
不臧廼凶于廼國害于爾躬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與至其戒哉

封燕王

嗚呼小子且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
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阡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畏于
夫長三十有二師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安恣爾心毋作

怨毋作非德毋廼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封廣陵王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藩輔古
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
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祇祇兢兢迺順毋恣好逸毋邇霄
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哉

昭帝賜韓福

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躬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
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成帝賜史丹

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
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
宜專精神豫近醫藥以輔其衰

光武策鄧禹爲大司徒

制詔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
自吾有回門人日親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親
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今遣奉車都尉授印授封
爲鄼侯食邑萬戶敬之哉

唐太宗文武皇帝哀冊

惟貞觀二十三年歲次己酉五月甲辰朔二十六日己巳大行
皇帝崩于翠微宮之含風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八月庚
寅將遷座于昭陵禮也鳳管凝和龍帷將曙溢化同軫綿區縞
素哀子嗣皇帝其覽風樹而增感攀銅池而拊膺追宗祧之是
寄傷往駕之無憑奠樽盈而悲緒促靈景翳而愁雲興去劔滋
遠清微方闕爰詔司存傳芳瓊宇其詞曰
三微固社五曜垂文光昭司牧對越唐勛族著玄牝家傳縉雲

高配于天一人有慶大行神武惟幾作聖良書自得高文成性
夙表餘雄先懷反正蒼兕爰發朱旗首令寰瀛昏墊關洛荒蕪
妖傾地軸盜弄乾樞戎衣光啓霸政宏暮天兵電掃月陣風驅
蚩尤遞翦猋窳咸誅閭位不虔餘分與戾先收秦組次焚商袂
轉圜上畧容光下濟從邑垂仁賓門灑惠脩風順軌凝肯奉睿
青戾同規玄珠協契發輝三五聲明遐裔沃野休兵靈臺偃革
升嚴藏銳遵河奉璧學肆徐輪丘園散帛就日攸宜如天在斯
刑哀動植化美填筮樂華曾舉禮葉旁垂沙場整翦斗極咸羈
狼山入圍潮渚歸池東旌若木西旂條支龍鄉委質鳥服來儀
大矣乘時悠哉利見文龜浮沼應龍在淀瀟露飛其脚雲呈絢
松萸望華瑤華方瀟仙舟劒術星飛告變凝沴氣於升年掩瓊
揮於離殿嗚呼哀哉商管初秋飛絃罷佾驚川悠緬官車是出
大墜弗營元龜獻吉展軫效駕端圭司日迫靈輻於將餞痛皇

情其如失凝秋林於廣路遡悲風於表術輕柏梁而徐轉道蘭池而從蹕聳輕旆之透迤動邊笳之簫瑟嗚呼哀哉周營雨露漢啓泉關穀林搖落喬巖變衰平原婁兮白日遠深潛澹兮秋雲飛覽銅雀而興慕傷鼎湖之不歸嗚呼哀哉嶠陵玄壤嶠山窮路虛衛翻英輕馳委素堯門閉而日慘義庭易而雲互嗟厚德之長違仰高天而攀慕嗚呼哀哉崇基未煥置業方昭遺風餘烈天長地遙想神襟而騰茂縱史筆而揚翹籠嘉聲於日月終有裕於唐堯嗚呼哀哉

宋英宗尊皇太后冊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臣某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蓋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己者爲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爲天下先而四海靡然而承風矣洪惟有宋受命造

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群
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仁考付畀之意以申罔
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祗懼不敢違寧者也顧惟眇末之資提
携鞠育慈仁林煦至于有成自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疚而
憂勤艱難一日萬務協和綏靖保佑扶持功施邦家亦惟我聖
母永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叅典禮率籲群心含志一
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太尉具官韓琦司徒具官胡宿
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聖善明哲柔明靜
專粵自正位中宮內助先帝陰禮修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
及萬國先於正家夫玉几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請權同聽決
而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於外朝及
歸政冲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是惟全節鉅美固已
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烈播于聲詩尊名光於典冊惟

末小子獲奉溫清嗚呼殫九州之富以爲養未足盡於孝心享
萬壽之福而無疆期永承於慈訓臣誠懼誠忤稽首再拜謹言

神宗冊皇后

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四月丁酉朔二十六日垂成皇帝若曰
自昔有天下必擇建厥配以承宗廟以御家邦肆朕受命奉循
前烈考慎典冊以祈協于神民咨爾向氏懿柔淑恭舊有顯聞
肇功唯祖弼亮帝室流德之澤羣延後嗣是產碩媛比賢姜任
越朕初載來嬪蕃邸盥饋在中率禮無違以致嗣朕祗承內事
齋明夙夜罔有曠失宜崇位號表正宮庭今遣攝太尉推忠協
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行尚書刑部侍
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戶呂公弼
攝司徒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護軍太原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王珪持節冊命爾爲皇后夫惟

與王釐厥士女咸自內始達于四海朕克勤人用弗怠朕克儉人用弗奢朕克正人用無敢側頗備爾屬相朕乃濟登茲於戲匪初惟艱惟慎厥終爾忱念茲朕以永享天祿爾亦豫有無疆之福豈不韙哉

制

○憲宗除崔群戶部侍郎

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官崔群體道履仁內和外敏清而容物善不逆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珎璋之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尺貳儀曹升擢惟允邁此令德藹然休聲選賢與能于今惟重擇才經賦自古尤難往謹乃司以服嘉命

○德宗除李晟司徒兼中書令

雲雷構宅寓縣興難非山岳降神不生良將非股肱協契不集大勳故高宗得傳說中興殷邦宣王任吉甫重光周道天寶之

季寇陷二京。時則先臣子儀翼戴肅宗。戡定禍亂。再造區宇。今賴之。肆予小子。獲纘丕構。不克負荷。失守宗祧。天祚我唐。生忠烈有社稷之臣。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克神策軍節度鄜坊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京畿渭南渭北商華等州兵馬副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沉肅有厲。堅明能斷。聞難感憤。誓軍徂征。誠激千衷。義形于色。自河之右。萬里濟師。殷然雷奔。大盜懾駭。屬皇家不造。戎帥誘誘。重茲播遷。郊甸震蕩。而晟著銳。養士深壘。固軍以謀。存元兇。以義糾群。帥躬擐甲冑。率先啓行。布忠信爲軍聲。持義烈爲戰器。廓清氛沴。寧復皇都。宗廟載安。宇宙斯泰。佐予興運。時乃茂功。德厚者任崇。業盛者報重。升以元輔。建于上公。熙庶績而翼宣。九歌擾兆人。而敬敷五教。用疇并賦。貽厥子孫。與國咸休。末播丕烈。可同徒兼中書令。仍賜食封一千戶。餘並如故。俟還京後。

所司擇日備禮冊拜宣示中外以彰元勳

誥

宋仁宗太常少卿張鑄可光祿卿致仕誥

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具官張鑄履尚夷粹足以檢俗精力強敏足以濟物而能顧禮畏義願上印轅朕閔勞以官職之煩今聽其請夫佚老之士雖不輸力於朝其矯厲風節不亦過絕保祿持寵不知止者乎。俾列九卿以榮其歸祇若休命思底終譽。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戶部判官誥

財賦大計一出於民取之寡則用不足然而民逸取之多則用有餘然而民困此三司之難也。術不能通輕重智不能調盈虛則吾不以爲之。儉具官李碩嘗以名字與郡風采奉使敏以爲政精於檢下所到而治有迹可紀使之參計耗登替舉籌策朕

可以不傷財。不害民。乎。往即會。府毋乏。乃事。

前杭州司理參軍范袞可衛尉寺丞誥

朕觀兩漢名臣。多或出於丞史。小吏。非夫丞史之能出名臣也。乃知古雖吏屬。亦必選用賢材焉。今中書丞史之職。比古公府曹掾之制。吏員已爲簡闕。欲任其事。豈不釋人。故詔銓衡。俾其慎選。具官范袞。有司來上。以爾爲材。進爾諸丞。往率乃職。古人可慕。無自怠焉。

登州黃縣尉東方辛可密州司士參軍誥

朕以信示天下。而以祿報有功。今爾辛緣死事而命于官。然按察者。糾失職而來。有請按察。吾所詔也。不從則不自信。念功。吾所急也。不報則無所勸焉。是用易爾散秩。優爾俸祿。免爾吏責。俾爾自安。庶幾使吾信賞並行而不失。

范仲溫可台州黃巖縣尉誥

已顯矣。進秩一品尚其享哉。

曾祖母某氏某國太夫人誥

尊之欲其貴。親之欲其富。豈特人主有是心哉。推是心以施於人臣。此人主所以與天下同憂樂之意也。祿有厚薄。故禮有隆殺。位有高下。故施有遠近。古之道也。其可忘哉。具官歐陽脩。曾祖母含德在躬。作嬪令族。積善之慶。覃其後昆。惟時聞孫實朕良弼。登于政事。人無間言。其䟽大邦之封。以報流澤之施。寵靈之極。尚克享哉。

祖

為吾政事之臣。所以崇寵之者備矣。於其尊大前人之禮。亦宜有以稱焉。具官歐陽脩。祖某。積行在躬。潛而不耀。畜其善慶。以賴後昆。厥有聞孫。為朕良弼。典司機要。海內所瞻。追命之榮。至于帝傳。進登師位。以極褒嘉。尚其宜靈。膺此休顯。

祖母

朕。疏。郡。縣。以。君。諸。臣。之。冊。欲。以。稱。慈。孫。孝。子。之。心。至。於。政。事。之。臣。則。封。國。及。於。王。母。所。以。望。其。功。者。厚。矣。則。慰。其。心。者。顧。可。薄。哉。具。官。歐。陽。脩。祖。母。來。嬪。名。家。克。配。君。子。積。善。之。福。躋。于。其。孫。左。右。朕。躬。豫。國。政。事。嘉。而。有。後。錫。以。大。邦。維。靈。在。幽。尚。克。膺。此。

父

大。臣。得。爵。命。其。先。人。至。乎。公。師。非。古。也。然。禮。者。人。情。而。已。矣。當。於。人。情。而。義。足。以。勸。士。則。何。必。古。之。有。哉。具。官。歐。陽。脩。父。某。畜。其。德。善。不。顯。於。世。克。生。賢。佐。為。朕。股。肱。東。宮。一。品。人。臣。高。位。追。以。命。汝。用。嘉。有。子。尚。其。享。此。以。稱。饗。祀。之。盛。哉。

母

古。者。子。為。諸。侯。大。夫。而。父。為。士。則。其。祭。以。諸。侯。太。夫。之。禮。朕。以。謂。得。享。其。禮。而。位。號。不。稱。則。不。足。以。盡。孝。子。之。心。故。今。有。列。於。

朝廷皆得追崇其考妣。又况於為吾左右輔弼之臣哉。具官歐陽脩。母婦順母嚴。稱於天下。能教其子。為時名臣。協于詢謀。進斷國論。雖祿養不及。而饋享有加。啓封大邦。於禮為稱。尚其幽安。知享此榮。

神宗除徐鐸張崇翟思太學博士誥

博士列於成均。以講教為任。爾以經明。選用往服厥官。蓋尊其所聞。以誘率學者。汝之守也。其尚欽哉。

朝奉郎蘇軾可禮部郎中誥

爾議論文章卓然名世。而失職浸久。所學未伸。今命爾為郎。以待不次之選。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維爾之木。不患無位。

哲宗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誥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

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益厭之。具官趙贍。明於吏事。輔以經術。忠義之節。自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盡微之意焉。

除監察御史誥

憲府置監察御史。乃進居言職之漸。負中外觀望。朝廷重輕。具任亦難矣。以爾忠信。愷才識。俱優。更練事。為所居。可紀。俾輟郡寄。徃冠惠。丈夫善惡。是非出於人之良心。自古至今。不可沒也。然直言不聞。毀譽亂真。則為國家病。有甚於三辰失行。螟蝗水旱之災。朕所深畏也。若夫有司簿書錢穀。期會之務。則有常職耳。豈朕用爾之意哉。

除諫官誥

古者人臣皆得進諫。其君官與世變。乃專設一職。選之既嚴。則責之尤重。得其人。乃能置君於無過之地。非其人。則變是非。移

白黑。為患有不勝言者。此朕所以原省因任而不苟也。具官某。又服諫垣。多所陳述。蔽自朕志。就正大夫之位。夫朕躬得失。施於有政。惟臺諫二三人任耳目之寄。聰明蔽塞。罔不由之。爾當以先正清獻所以事朕祖宗者。事朕。毋始求賢於近世之士。而足則予之德。惟乃之休。

孝宗除朱熹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誥

朕惟廉節不立。風俗未淳。思得難進易退之士。表而用之。庶幾曠然變其舊習。爾之學術。遠有淵源。其為操行。養之久矣。志在憂世。曾未得一日立於朝。比以部刺史入奏。便殿朕嘉其議論。留寘郎曹。蓋將進諸清要之地。遽以疾論。祈反初服。既勉從於素志。復更請於直祠。夫招麾仰意於去來。仕止不形於喜慍。此古之清遠之士也。朕察爾於是。陞職二等。聽食優閑之祿。身雖在外。亦有補於風化云。

卷之十七終

文章辨體卷之十八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制策

漢文帝問賢良文學策

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達其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胤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社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旣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

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
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
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
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
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虜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答 依西山刪本

晁錯

西山真氏曰按晁錯傳有司舉賢良文學錯在選
中文帝問者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重民之
不寧觀錯之對終篇之中獨此爲正論若所謂五
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親事五伯不及其臣故任
之以事皆邪說也至稱文帝大功數十則諛辭也
帝以直言極諫求而錯乃以邪說諛辭對吁可罪

哉

平陽侯臣窋汝陰侯臣竈潁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
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
王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皇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咎
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爲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
高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今臣窋等
廼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謹昧死上愚對曰
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入
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
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
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
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
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
之如流水焉

漢武帝問賢良策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襄欽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箎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什戒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特操或諄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

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
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清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
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
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乎
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
其明以喻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弃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
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自朕躬毋悼後害于
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答

依綱目節本

董仲舒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
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
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
又出恠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

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疆勉而已矣。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疆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遷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懋哉懋哉，皆疆勉之謂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什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命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

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注殺而德主生是
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毓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
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
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
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登於
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
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責爲
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
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
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
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
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靡民以

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
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秦滅先
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亡然其
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雖欲善治亡可柰
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
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
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
更化也更化則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受天之祐德
施方外延及群生也

又問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
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洽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

勞之殊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
朱于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使
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殺人執五刑以督姦傷
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
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烏寧朕夙瘁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求思
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
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竭神功烈
休德未始云僂也夫吟詠錯繆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
庶恥質亂賢不肖渾解未得其益故辭延特起之士今子大夫
待詔百有餘人或直世功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
而難行毋乃至於文繁而不得聘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
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精略切鑿究之以稱朕意

又對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請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而無耻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不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

士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宜恩澤不流今吏旣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孫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爲積日繁乂也故小材雖繁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乂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繁日以取貴積乂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混殺未得其直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之賢者歲貢各一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

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濂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三問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序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改今予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予大夫旣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熟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予大夫其懋明之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庠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恠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

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驪然有恩以相愛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卅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掩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

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諸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與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娛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寔微寔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拯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時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

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迷所聞誦所學僅能勿失耳然竊有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鬻鬻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侵寔以大窮富貴

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
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
所四面而內望也豈可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
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
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
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
也若君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仁可爲者
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
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
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勿使並進
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宋仁宗制科策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

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
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鎔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
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
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者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
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
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累累者衆愁
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燠
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
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
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揅變其合於經
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
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
爲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撓獄市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

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矣不
同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
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
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士
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
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
之義富人疆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
政而當今之要務于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對

蘇軾

臣聞天下無事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匹夫之言重於
泰山非智有不能明有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
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
之言不能去區區之二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

元振之用事擲位之賤且疎一言以入不終朝去其腹心之疾夫言於無事之世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於有事之世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所以深悲天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真足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云云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或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無不畢舉今也猶以道遠爲嘆則是陛下未知勤也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

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又置而不
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陛下深居法宮之中憂勤而不
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宴安而無為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
道遠之嘆由陛下之不勤者臣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
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
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此
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
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則
臣亦不敢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四方
傳之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勸之具今陛
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朝
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問之者何人也四者皆未
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大

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鷄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果濟乎所用某人果才乎如是孜孜焉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云云允陛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則嚮之數條者皆可捐之大臣而已不與夫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旣得用之矣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今陛下默默聽其所爲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受之而衆

不與也則引身求去夫引身求退者非果庶節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患遺後人也陛下柰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天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形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糶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莫大乎此和氣安得不繇乎田野闢者民所以富足之道也然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夫吳蜀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群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饑寒之民則無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

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不能通者夏人爲之障也夫夏人不可取者非以數郡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體非不愕然大矣而手足不能自舉也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戍卒可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其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不然將濟師之不能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金玉錦繡之工其爲費豈勝計哉今不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故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

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才者常爲其難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所以興禮樂也今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况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况從而罰之乎今責在位者不務教化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叙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

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累繫者衆愁嘆者多危以此

也伏惟制策

云云

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

朔則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自有疆弱也陛下勿以其未

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爲免咎也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

液汗漫而不能收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

我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煦溫煖之政如人之

嘘而不能喻此淫雨大水所由作也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

之作

云云

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也

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

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

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呂氏之時令則

柳宗元之論備矣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

若夫崇社伐鼓本非有益於致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警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何必正陽之
月而後伐鼓揀變乎盛夏報囚先儒已論之矣伏惟制策有京
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
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官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綺紈爲羞大臣
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汙矣伏惟制策云云此皆一偏
之說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勝舉矣自
通人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擿姦也
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擿姦則夫曹參者是漢逋逃主也伏
惟制策云云臣竊以爲不然孝文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
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其所以爲失者是用老
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
至興禮樂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
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肉刑易以髡管不足懲其罪又從而殺

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哉且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
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其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見
孝文富殖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虛耗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
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撤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
制策云云臣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其後至
文王則王業已大成矣然其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于豳
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二
怨而不言則大雅小雅所以異者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
策云云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虛贏利
害陳平謂責之內史者特以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
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
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鏞皆以
此剥下媚上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

議特以其權過重歟伏惟制策云云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所出而無窮秩者民力所供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大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策臣者如此而於其未復曰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當今之要務臣有以知聖意以爲向之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而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

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命人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硤硤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務要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

